

帮培优师录

嘉陵江水悠悠流淌,映着南充教育人的赤诚;甘孜高原青草茫茫,盼着教育火种的点亮。今年3月,由南充市24名教师组建的“优师帮培”支教团队告别青绿的嘉陵江,奔赴千里之外的甘孜县罗布林第一中学、第二中学,以团队之力架起民族同心的连心桥。

这支“优师帮培”支教团队的“主心骨”是阆中中学的曹仁义。这位年龄56岁、教龄38年的化学教师,在海拔3400多米的高原上,燃烧着教育人不灭的热情,书写着个人坚守与团队协作的动人篇章。

“这个年纪,或许该‘歇一歇’了,但我心里的教育火苗还旺着呢!”2025年初,支教消息传来,曹仁义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说服了家人、安顿好99岁的老父亲,毅然背起行囊。作为团队中教龄最长的前辈,他的抉择给年轻队员注入了“强心剂”。

“去感受民族教育的特色,去教大山深处渴求知识的孩子,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行前的动员会上,曹仁义的话道出了全体支教教师的心声。在他的带领下,这支平均年龄42岁的队伍坚定了为

雪域高原教育作贡献的信念。

“支教不是‘单打独斗’,要给甘孜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这是曹仁义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此次优师帮培的目的。

针对当地教学理念相对滞后、理科师资较为薄弱等实际情况,曹仁义借鉴“1+1+N”协同培养模式,牵头成立“青蓝工程”帮扶小组,24名支教教师与26名本地教师结成“一对一”师徒对子。他亲自导入入职仅3年的青年教师陈鸿,从新课标、新教材解读到教学设计、课后

反思全程跟进;支教团队则同步开展“示范课+听课评课+集体教研”三维帮扶。在团队的合力浇灌下,陈鸿、侯勤等青年教师在州级公开课中获一二等奖,8名青年教师成长为校级骨干,实现了“一人带徒、团队赋能”的倍增效应。

“民族地区的教育,不能照搬内地模式。”曹仁义的这句经验之谈,成为支教团队的教学准则。他带领罗布林第一中学化学组教师沉下心来研究学生学情,将青稞种植与化肥知识结合、牧民生活与消毒剂原理关联,把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鲜活的生活场景;为让实验课落地,他利用现有资源将复杂实验改进为简易操作,利用AI技术赋能实验教学。

在他的启发下,语文组开展“雪域文化故事会”,组织学生用藏汉双语记录家乡变迁;地理组结合甘孜的地理地貌、植被等讲解地理知识;思政课上,老师们利用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感恩教育,在学生心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课上谆谆教诲,课下促膝谈心,“知识能改变命运,教育能让你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的鼓励,从曹仁义的口中传到每位支教教师的课堂,传进每位学生的心里。经过两学期的相处,学校学生与支教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喜欢上支教老师的课,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显著提升,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支教既要解当下之困,更要铺教育长远之路。”曹仁义领衔组建教研课题组,以支教老师为主体、本地老师参与的形式,申报省级课题“人工智能助力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提升研究”“人工智能赋能中学化学智慧课堂教学研究”,还有2项州级课题已立项、2项县级课题已结题。近一年来,团队指导本地教师撰写了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其中3篇获州级一等奖。“曹老师带我们做课题,给我们的科研指明了方向。”参与课题的青年教师扎西说。这种“教研引领”的帮扶模式,为当地教育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被推举为支教团队的领队后,曹仁义牵头成立临时党小组、工会后勤组、教



务组、教研课题组、通讯报道组,明确分工又强调协作。他定期组织团队会议,强调健康安全、劳动纪律与工作作风,总结成绩、剖析问题;他还带领团队积极参与学校、县校级活动与竞赛,“五四”文艺演出有他们的身影,援藏故事演讲有他们的心声,教师技能大赛有他们的风采,多名教师在各类活动中荣获佳绩。

教学上,曹仁义是教师们的“领头雁”;生活中,他是大家的“好大哥”,主动关心每位支教老师的家庭情况、身心状态,倾听诉求、耐心开导、倾力相助,让远离家乡的老师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安心从教、乐于从教,确保支教任务圆满完成。

支教近一年,高原的阳光已经把曹仁义的皮肤晒得黝黑,高原的烈风把他鬓角的发丝吹得更白,但高原学生的进步也让曹仁义眼中的光芒愈发明亮,高原人的热情让24名支教教师的脸庞多了几分坚毅。从决心支教到团队攻坚,从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从师徒结对到文化交融,曹仁义和支教团队教师用爱心温暖孩子心灵,用智慧激活教育活力,用集体的帮扶与奉献,为甘孜教育播撒希望的种子。假以时日,这些种子定会开出一片灿烂的格桑花海。

美好的支教时光

■ 蒲苇

离开小县城去乡村中学支教的那个黄昏,我站在高楼的窗玻璃后,看楼下车流缓慢蠕动,行人像赶路的蚂蚁。这种日复一日的场景多少让我有些窒息,多年来按部就班的生活几乎要让我变成生锈的机器。

驶向乡间的那个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城市的高楼在后视镜里渐行渐远,道路两旁的稻田在道路两侧铺展成无边的绿毯。摇下车窗,风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种味道让我感到分外惬意。

我所支教的火炬中学位于小镇背后,教室的红砖墙被爬山虎覆盖。恰巧有位英语老师休产假,我被学校安排任教初二(1)班的英语课。第一堂课,我就遭遇了尴尬,教室里非常闷热,而电子白板需要拉上所有的窗帘才能看清,我汗流浹背地讲完40分钟。下课铃一响,我几乎是“逃”出教室的,迎面而来的微风让我真切体会到“如释重负”的含义。

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下来。清晨的校园总在读书声中苏醒,我学会了在鸟鸣声中批改作业,在桂花香里备课。当我不再执著于精美的课件,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的痕迹反而更加深刻。学生们从最初的完全听不懂到渐渐明了我的口语,作业的正确率也比前几次提高了许多。他们把采来的野花插在我办公桌上的玻璃瓶里,把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糖偷偷塞在我的备课本中。

秋天的乡野是一场色彩饱和的盛宴。我常在放学后沿着田埂散步,看稻浪翻涌,观梧桐叶盘旋飘落,听乌鸦鸣叫。学校后面的山坡成了我散步必去的地方,在那里,夕阳把整片天空染成水彩画,远山如黛,暮色苍茫,我终于放慢了在城市里养成的匆匆步伐。

到了冬天,教室变得寒冷,风从门窗缝隙钻进来,冷得我们瑟瑟发抖。但学生们总有办法对抗严寒,他们大声朗读、用力跺脚,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嘴边呵气。他们依然工工整整地写完作业,一气呵成地背完我布置的课文……他们的坚韧让我汗颜,也让我学会了在简单中寻找温暖,即便一束暖阳,都能成为寒冷日子里的小确幸。

最让我感动的是学生们表达爱的方式。教师节那天,向玉梅从书包里掏出一颗带着体温的苹果:“蒲老师,奶奶让我给您的。”文艺汇演上,平时少言的郭晓东在舞台上跳出了灵动的舞姿;运动会上,我的衣兜被学生塞满自家炒的花生和南瓜子……这些质朴的馈赠,比任何贵重的礼物都让我怦然心动。

我最喜欢的还是校园的春天。教室窗外的玉兰花一夜间绽放,像栖满枝头的白鸽;操场边的樱花树下,落英缤纷;花园里的石榴树吐出嫩芽,继而开出火红的花。我常在蔷薇长廊下驻足,看花开花落、蜂飞蝶舞,想起城市里此时该是柳絮纷飞的季节,但那里的春天总是来不及驻足就已消逝。

这里的老师谈起学校曾经的辉煌时眼里有光,尽管生源在流失,他们依然每天最早到校、最晚离开。谢晓斌老师常陪我漫步校园,指点各种植物,讲它们的名字和习性。我们在晨光里跑步、在星空下谈心,这种人与人之间融洽地相处,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友谊。

我返城前的最后一个月,学生们似乎感知到什么,下课后围在我身边的时间更长了。送我草莓的杨悦说:“蒲老师,明年草莓熟的时候,您又来我们这里嘛,我给您摘草莓。”我别过脸去,不敢正视她天真的眼眸。

如今回到县城已有数月,我依然会在深夜想起火炬中学。想起稻田里的蛙鸣,想起晨读时学生们的嗓音,想起办公室里永远温着的那壶茶。城市的节奏依旧匆忙,但我的心里始终装着另一个世界。那里的时间很慢,慢得可以让一朵花从容开放;生活很简单,简单到一颗野果能甜透整个下午……

这段支教经历让我明白:真正的生活不在速度,而在温度。乡村教给我的,不是如何更快,而是如何更深刻地感受。每当我在城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我会不自觉地闭上双眼,回到那个书声琅琅的校园,回到长满爬山虎的红砖墙下……但愿那段舒心的时光,能滋养我往后所有的岁月。

白云青山下的校园

■ 汤治平

透过爬满藤蔓的窗棂,一大片红土地上,生长着青翠的芫荽苗、深绿的大蒜苗、嫩黄的烟草苗;田土后面是连片的松树、杉树、柏树、桦树林,密密匝匝,郁郁葱葱,透露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从树梢望过去,是绵延不绝的大山,高远的天空下,飘荡着朵朵纯净的白云……

早上,在老家县城教育局工作的妹夫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幅从教室拍出去的照片,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土地、那树林、那山梁,那云彩,时隔20多年,乍看起来景象那么陌生,细看起来又是那么熟悉。

弟弟@我:“这怕是老哥当年读书教书的学校哦?”

我说:“是呢,校舍变漂亮了,但后面的树林和山岭,还是当年那样儿。”

妹夫跟了一句歌词:“山也还是那座山呦,梁也还是那道梁。”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知道:那山,已不是我淌着汗水翻过的山;那树,已不是我遮荫躲雨的树;那路,已不是我风雨之中跋涉过的路;那人,也不是跟我一起笑过、哭过、相聚过又别离过的人……

忘不了,放学后踏着夕阳,沿着学校门前的羊肠小道下到半山腰,挥动砍刀,为食堂砍柴的那些日子;更忘不了,披着初冬的晨曦,在寒风里踩着霜雪覆盖的小路,来到学校后山的水塘,用冻得半僵的手舀满一担水,“嘎吱嘎吱”一路担回学校,头上冒着热气,把水倒进水缸的那份充实和欣慰……

我知道,曾经用报纸塞过墙缝的土坯房没有了,走在上面嘎吱作

响的木板楼没有了,操场左边的酸枣树、右边的核桃树和外边一排十几棵大柳树也没有了,就连摆在过道上的木乒乓球台也化为了灰烬,挂在老门榜上做上下课铃的大铁片也进了熔炉……

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松林小路边那一溜排刺荆花还在吗?暮春时节,是否还开出蓬蓬簇簇的雪白小花,散发出馥郁的芳香,引来嗡嗡嘤嘤的蜜蜂蝴蝶?那位为我采摘荆花的小姑娘,是否还生活在那一片白云青山之下?我还想知道,校园后面那片白桦林还在吗?白桦林里那松软的草坪,草坪上那光滑的青石还在吗?

妹夫又在微信群里发了几幅故园的照片。我点开一幅,问妹夫:“几位嬢嬢在采摘什么?”